

# 开往 繁花似锦 的春天

安宁 著



首届华语青年人气作家安宁温暖力作  
中高考现代文阅读延伸读本  
语文老师强烈推荐的经典哲理散文集萃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希望，幸福，美好，执着，你知道它们一直在路上，如影随形。

哲  
悦  
读  
001



安宁 / 著

# 开往繁花似锦 的春天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往繁花似锦的春天 / 安宁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493-0

I. ①开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6791号

---

书 名	开往繁花似锦的春天
著 者	安 宁
责任编辑	姚 丽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印 张	14.5
字 数	130千字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493-0
定 价	28.0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C O N  
T E N  
T S

## 001 / 第一辑 幸福都是自找的

- 窥见你粗粝成长的弧度 / 002  
与一株花树相视而过 / 005  
原木之爱 / 007  
风景划过静寂生活 / 010  
少年在潮热的午休里醒转 / 013  
不安曾经席卷而过 / 017  
落“音”缤纷 / 020  
幸福都是自找的 / 023  
花儿记得一路的温情 / 026  
不是所有的 PK，都有公平的规则 / 030  
无法不对你残酷 / 033  
一抹忧伤抵达的月光 / 037  
无法治愈的孤独 / 040

## 043 / 第二辑 你有没有最珍贵的

- 谁采走了我的决明子 / 044  
岁月里你沉淀下什么味道 / 047  
你有没有最珍贵的 / 050  
锦色年华里走丢了谁 / 053  
多年之后时光会给我们宽容 / 057  
痴缠 / 060  
蝉蜕 / 062  
只是一碗馄饨的温度 / 065  
糨糊人生你走不走 / 068  
步行等待落下很远的幸福 / 071  
倾听是心灵的慈悲 / 074  
忘记一粒沙子的温柔 / 077

## 081 / 第三辑 世界在谁的掌心里

- 与你偶遇在孤单的旅程 / 082  
女孩子的花 / 085  
薇丫头 / 088  
谢谢你为我歌唱 / 091  
我在途中，我在歌中 / 094  
那些温暖闪亮的细节 / 097  
尘世中你是谁眼中的风景 / 099  
世界在谁的掌心里 / 102  
谁比谁更有华美的青春 / 105  
在爱里慢慢成长 / 108  
让心灵忘记过往的光华 / 111  
你有什么理由逃 / 114

# 目 录

C O N  
T E N T S

## 117 / 第四辑 尘世里最美的相守

- 尘世里最美的相守 / 118  
前方有雨，请君慢行 / 121  
谁惊扰了那段最美的时光 / 124  
爱情只是两颗心的事 / 127  
尘世中地久天长 / 130  
青城之恋 / 133  
爱的必修课 / 136  
少女的唇彩 / 139  
幸福不是一种物质 / 142  
等待秘密花开 / 145  
听话的孩子没糖吃 / 148  
站在我光环下的你 / 151

## 191 / 第六辑 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

- 年少的蜗牛没有壳 / 192  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 / 195  
喝茶的旧日好时光 / 198  
清炒人生 / 201  
原谅少年卑微的乞求 / 204  
花儿来得及 / 207  
青春需要怠慢 / 210  
那些列队行过的伤害 / 213  
淤泥里开出的花 / 216  
我们被优生淡忘，差生怀念 / 219  
做一朵不必奔跑的花朵 / 222  
我宁肯只是记住你的好 / 2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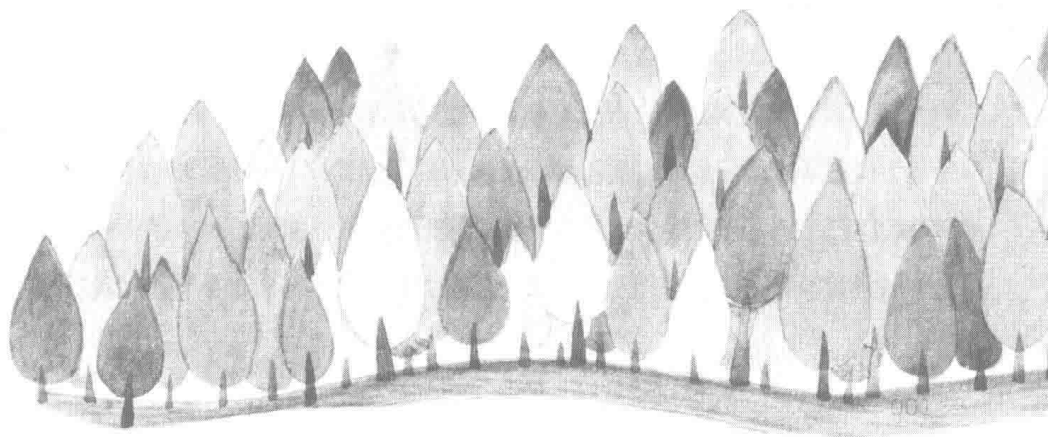
## 155 / 第五辑 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

- 行在我生命左侧的旅者 / 156  
良心的利剑 / 159  
我们差了有多远 / 162  
你的善良是一把尖锐的刀 / 165  
一个静默转身的宽容 / 168  
人不只是一撇一捺 / 170  
人心卑微却不争 / 173  
羞涩的富二代 / 176  
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 / 179  
我的老师未成年 / 182  
慢慢走，慢慢品 / 185  
最美的时光 / 188

烦恼是庸人自扰，而快乐与幸福，  
则藏在隐匿的枝叶之间，  
等着有心的人路过时，  
像采摘野果一样，  
欣喜地将它们寻找出来，  
并放入背后的行囊。

第一辑

幸福都是  
自找的





## 窥见你粗粝成长的 弧度

朋友拍摄短片，我过去帮忙，给他挑选演员。是一部关于小孩子的电影，所以我们在所中学门口，摆出星探的 pose，等着放学铃响起，从水泄闸而出一样的 90 后里，挑选那些适合不同角色的演员。

我们很快从一群有着叱咤风云举止的男孩子中，锁定住一个目标。是一个神情淡漠懒懒散散的男生，书包的带子快要耷拉到地上去了，却还是不知不觉，一个人兀自向前走，有不合群的孤单与骄傲，像极了朋友剧本里写的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男生。

我穿过重重的人群，将他及时地拦截在门口。他刚刚跨上单车，一只脚还踩着地面，看见我一脸的微笑，便停下来，按一下铃声，代替他想要说的问题。我像个骗子一样，拿出朋友的名片和剧本简介，说：“我们要拍摄一部短片，想找演员，觉得你合适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？”他将名片随意地丢在车筐里，而后淡淡扫了一眼剧本的名字和内容简介。我很想知道他何时能够给予我们回复，他却没有成人的客套，只用一贯慵懒的语气回复我说：“我看看再说吧。”说完也不等我闪身让路，便绕过我，吹着不知名字的口哨，混入了人群之中。

就在我和朋友对这个干什么事情似乎都不会起劲的 90 后小男生失望的时候，他突然打电话过来，也不问我们是否已经招满了演员，一副知道我们在等着他的样子，说已经想好了，答应出演我们需要的那个角色。

我有些为朋友担心，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给这个明显没有团队精神的男

生，假若他拍了一半，便任性不再来演，或者即便是参演，也漫不经心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这种小男生，明显是不会对任何人胆怯，或者听从于任何人使唤的。朋友却摇头，笑说：“我看未必。”

短片很快进入了拍摄。无事可做的午后，我偶尔去探班，会看到那个被朋友叫作阿三的男生，在默记着台词，或者一个人对着镜子，排演着即将需要拍摄的情节。相对于其他男生的吵嚷与喧哗，他的安静有着让人觉得不可接近的距离感，我很难猜出朋友是如何一遍遍要求他将同一句话，在镜头前重复说上20遍，却可以始终没有一声抱怨。

我记得我完整地看过其中一段影片的拍摄。讲的是阿三所处的小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，牺牲了其中一个朋友的名誉，导致这个男生被学校开除，阿三在洗手间里，朝这些所谓的哥们儿吼叫。不知何故，我与周围的人皆觉得阿三已经演得足够投入，嗓子都几乎哑了，但朋友始终觉得缺少了几分的疼痛感，于是便让阿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，最后，这一个短短两分钟的镜头，竟是耗费了一下午的时间才最终通过。拍摄完毕的时候，周围的人皆一脸鲜明的怨恨，说明没有必要拍摄这么多条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又不是去拿什么国际大奖，不过是一个20分钟的短片罢了。

而作为这场戏主角的阿三，却在散场后，用仅剩的一点力气，嘶哑着嗓子，问朋友他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演员。朋友像一个大哥，拍拍他瘦瘦的肩膀说：“阿三，你是我遇到的最棒的演员，真的。”在这句话后，我看到阿三微笑着躺倒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竟是片刻，便起了轻微的鼾声。

16岁的阿三，和电影里的角色一样，出身于单亲家庭，父母各自有了新的归宿，他在母亲的新家里，有无所适从的恐慌，却是用冷硬的表情和轻狂的举止，掩藏住内心的孤单与对温暖的渴求。而一眼看穿了他的伪装的朋友，则用不着痕迹的关爱，让他慢慢地褪下那层坚硬的外壳，将一颗被冰冻了许久的热烈的心，捧出来，给值得他付出的人看。

短片的第一个剪辑版本出来的时候，我过去看。在小小的黑暗的放映室里，



我在屏幕上又看到那个已经许久没有遇见过的阿三，他的第一个画面，竟是面对着镜头微笑的特写。那样浅淡的笑容，因为近到可以触摸，隔着时空看过去，总感觉有一丝的疏离。就像他原本应该满不在乎，应该在排练时跟朋友耍小孩子脾气，应该迟到早退，应该对微薄的报酬斤斤计较，应该嘻嘻哈哈，应该得意忘形，这才是 90 后的阿三，所应具有的表情。

但我还是从这样少有的微笑里，看清了这个小男生，在左冲右突的青春烦恼里隐藏住的柔韧的光华。是这样的温度，让他于最叛逆的少年时光里，可以如一株山野里的柏树，或者梧桐，旁若无人地生长，一直将那稚嫩的枝条，冲出藤蔓的缠绕，或者其他枝杈的阻碍，成为那插入蓝天的张扬的主干。

而这，便是像阿三一样孤单的少年，成长的粗粝的弧度。

## 与一株花树相视 而过



我路过很多个地方，站台、村庄、小镇……我常常很快就忘记了它们的容颜，还有那些模糊不清的路人的面孔，但那些一闪而过的树木，却如一枚印章，印在我记忆的扉页，再也祛除不掉。

我记得有一次坐大巴，从家乡的小镇去北京，有八个小时的行程。是让人觉得厌倦的旅程，车上不断放着画面劣质的碟片，窗外是大片的田地，在晚春里，千篇一律地绿着。车上的人皆在枪战片的喊叫声里昏昏欲睡，我则看书，偶尔累了，才看一眼路边那些还荒芜着的山坡，或者赶羊吃草的农人。

而那片花树，就是这样映入我疲惫的视野。它们安静地站在路旁，接受着风雨，也迎接着沙尘。它们的周围是堆积的石块、砖瓦，还有日积月累吹过来的沙子、柴草。这是一片荒废掉的土地，生命的脉象气息微弱。而那儿几株花树，却如此生机地点缀了这片荒野。它们长在蓝天之下，并没有因为出身卑微，就辜负了这一程春光，反而愈发旺盛热烈地绽放着。

它们的花，有绢纸一样的质地，微微地皱着，似乎可以触摸到内里的经络。这一树花，竟是有白色、粉色与紫红三种颜色。它们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繁盛着，吸引着远道而来的蜜蜂、蝴蝶，还有我们这一车路人的视线。

我很快拿出了相机，“啪啪啪”地拍了很多张照片。旁边便有人说：“今日这些花朵，明日就全谢了，也只有你的相机里才能长久。”我不解，他细细讲述，这才知道，这种绚烂的花树，名叫木槿，也称扶桑，此花朝荣夕衰，但旧

的凋零，即刻有新的补上枝头，所以在整个春夏之日，路过此地的车辆，总不会错过它们这一场美丽的花期。

我一直觉得，它们是为每一个路过的旅客而生的，它们站在天地之间，用最盛烈又最朴质的姿势，给每一次注视温暖的慰藉。这样的慰藉，是双向的。我相信我那一眼的惊异，也曾为这几株孤单的木槿，以及那些只有一次生命的花朵，注入过点滴的勇气与信念。尽管，木槿本身所代表的就是坚韧永恒的美。

我也记得在一些火车只停留一分钟的小站上，会见到一株株向上寂寞伸展的法桐。它们灰褐色的枝干，沉默着冲向那暗灰的天空，犹如一个寡言的男人，背负着俗世中的责任，一言不发地前行。

如果是夏日，它们密实的枝叶会给那些生活枯燥单调的小站服务者，最切实的荫凉与安慰。它们阔大的叶子，承载着这个站台火车穿梭而过时留下的尘灰，还有那剧烈的哐当哐当声。这是一种胸怀极为宽广的树木，它们不仅生长在旷野，更葱郁着城市。它们吸附着人类排解的垃圾，却吐露着洁净的绿色的空气。而且，一旦在城市扎根，它们便努力地向上向下伸展，试图将那野性的生命，注入嘈杂喧嚣的人群。

而在冬日的旅行中，它们那裸露的遒劲的枝干，则同样温暖着旅人无处可以安放的视线。它们的科属是悬铃木，很美的名字。可以想象，在冷寂的冬日里，它们挺拔地站在薄凉的阳光下，每一个枝干上都悬挂着乖巧的“铃铛”，犹如圣诞树上挂着的糖果。风吹过时，它们在风里发出微微的响声，只有细听，你才能分辨得出，哪一种声音才是那些可爱的小球发出的絮语。

城市的四季，就这样从它们手掌一样向上托起的枝干上滑过，犹如一叶轻舟，滑过江心的微波。而人的生命，也在与这些绽放或者不绽放的树木的注视中，穿过一重一重波澜起伏的春秋。

## 原木之爱



很小的时候，被外出做工的父母丢在家里，常会觉得恐惧，像是有飘来荡去的鬼魂，出没在橱柜的阴影里，花盆的泥土枝杈中，老式八仙桌下纵横交错的蛛网间，或者是塞满了白菜土豆的黑洞洞的床底。每每觉得害怕，我最常做的，就是躲到家里盛放衣服和棉被的橱子里去。那里是我最温暖的港湾，我躺在层层棉被之上，一边嚼着甜甜的姜丝，一边听着外面的青石板街上杂沓琐碎的人声。我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哪是父母的脚步，哪是隔壁谭阿姨哼的小曲。这些远远近近的声音，像傍晚洒满阳光的波纹，一漾一漾地，我便在其上睡着了。偶尔，会听到有陌生的人来敲门，问有没有人在家。我每次都会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但并不敢动，只是贴得橱柜愈发地紧，又用母亲的衣衫蒙了头，屏息凝神地听门外的动静，直到那急促的敲门声止住了，院子里再一次陷入天长地久般的寂静里去。而我，在原木的散淡清香里，又渐渐还原至惊惧前的疏懒，沉沉地倒头睡去。

有时候父母回来，四处寻不到我，发了急，而我却窝在柜子里，暗自掩嘴嬉笑，直到母亲快要哭了，我才悄无声息地打开柜门，蹑手蹑脚地从背后抱住母亲，将她吓得大叫一声。这个秘密，母亲并不知道，我从没有告诉过她，我在橱柜里，怎样放任着想象，将所有看过的、听来的故事，杂糅在一起，创造出一个与齐天大圣一样能上天入地的精灵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精灵可以给我安抚，伴我入梦，将那些独自一人的漫漫时光，缩短，变淡，直至像我腮边的泪痕，了无踪迹。

是的，我如此固执地喜欢着橱柜里隐秘的时光，感觉时间在此，像是长了翼翅，飞一样便载我度过了孤单无助的时日。就连那些突如其来的造访者，在屋檐上发出诡异叫声的猫，风漫过树梢时寂寞的嘶鸣，天色渐暗时穿堂而过的老鼠，我都不必再怕。不大的橱柜，足以将这所有的一切，统统挡在门外。我只从橱柜的缝隙里，便可以知道，外面的光淡下来了，人声，亦不再鼎沸，而母亲，也快要回来了。

我整个童年的记忆，似乎都与这个充满了好闻的樟脑香味的橱柜，交织在一起。我记得我在里面嚼过的槟榔、嗑过的瓜子、啃过的香瓜、翻过的小书。偶尔没有零食可吃，也无书读，我会将机器轧好的长长的面条，捏上一束，漫不经心地嚼上几个时辰。那种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，像是寂寞啃噬的老鼠，在记忆中长长久久地遗留下来。我甚至记得那些在其中做过的梦，彩色，或者黑白，带着一股枣花的甜香，和木质的纹理，影像般定格在年少的底片上。

那个橱柜是父亲亲手做成的。枣木很硬，要做成结实的家具，就要费很大的力气，经过很多道工序，所以父亲求过许多的木匠，都没有人愿意来做。最终，父亲选择自己动手。记得他砍枣树的那天清晨，我仰望着深秋里已经疏朗的枝干，和上方明净的天空，突然觉得鼻子很酸，想着再也不能爬到树上，去尽情地找寻那些熟透的红枣了，再也不能在八月的午后，将脖子仰得酸了，只盼着看那透亮的枣，在母亲挥舞的竹竿里，啪啪掉落下来，砸得我的脊背丝丝鲜明的疼。

但这些感伤，很快便被解木刨光的父亲的热情，蒸发得无影无踪。我会碍手碍脚地帮父亲拉锯、烧火，或者，只奉上自己不着边际的自言自语。父亲将枣木解成大板，放入大锅中，用沸水蒸煮了三天，然后码放在室内，让其慢慢地自然风干。风干的过程，持续了一整个冬天，最后，我终于不耐烦了，父亲这才不慌不忙地用刨子一遍遍地打磨，直至那些细腻唯美的花纹，花儿一样在院子里铺陈开来。我喜欢用手温柔地抚摸那些纹理，感觉里竟像是丝绸，如此的滑润与柔美，一寸寸，看得见昔日蜂飞蝶舞的粲然光阴，和那累累硕果时的喜悦时日。

父亲说，枣树是最让人钦佩的一种树，它们可以漫天遍野地生长，不挑旱涝，

不计人爱。枣花酿出的蜜，是蜜中的上品。枣能实用，亦能酿酒，而坚实的枣木，则因虫不蛀、纹不裂、色极美，成为旧时做车轮车轴的上上之选。拿来做家具，则实在是委屈了它。我不明白，便问父亲，如此好的枣木，为何木匠们不愿意来做呢？父亲便笑着刮刮我的鼻子说：“只有像我们这样，有耐心经历一道道繁杂工序的人，才能见到最后漂亮的衣橱呢。”

衣橱完成的时候，已经是又一个秋天。我对其膜拜的一个仪式，便是躺在依然可以闻得见细细香气的衣橱里，微闭上眼，美美地睡上一个小时。醒来时，我的头上已经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它们像猎猎彩旗，在秋日的风里，将那一株枣树十几年的旧梦，扑啦啦地一一卷过。

后来我便离开了家，去了很多个地方，但不论走到哪里，我最先去买的，便是一个小小的橱柜。我买过可以折叠的塑料橱柜，散发着浓重油漆味又常常爬出小虫的木质橱柜，还有那种过不了一年便生出裂纹的拙劣橱柜。但不论我花多少钱，都再也买不到手工做成的橱柜的感觉。这个遗憾，像是经年的旧习，天长地久地便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裂痕，深深地嵌入你的记忆，让你以为，它们从一开始，就是长在那里的。

再后来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家，我花费了几万元来装修自己的房子，又买了与之匹配的昂贵的衣橱。我也曾想过把那个枣木的橱柜，千里迢迢地搬到自己家里来，以便将儿时的那个梦，绵绵地延续下去。但却遭致包括父母在内的许多人的阻挡和奚落，他们皆道：多么土的样式，多么笨重的木头，现在还有谁像你一样恋旧到如此不论和谐的地步？

我想了许久，终于忍痛放弃。或许，让那一个青烟缭绕的旧梦，暂且锁在原木的清香里，方是最合适的缅怀方式。只要，我依然记得，记得那段将自己闭锁在柜中的时光，记得我所有的梦与爱恋，记得手工时代的朴质与忍耐，这就足够。

而旧梦本身，就这样在回忆里，像那原木的家具一样，于时光的打磨中，渐次绽放出迷人的光华。

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。因为薪水太少，租不起贵的房子，便住在最便宜的地下室。而为了尽可能地节省车费，则会早起半个小时，以便走一段路去乘坐公交，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地铁。

这样的生活，搅缠上并不怎么喜欢的工作，便让我整个的身心，都觉得疲惫孤单，且无助。周围的同事皆神情淡漠，从不关心人的私事，亦不想关心。大家只埋头做事，至于谁头疼脑热，情绪不佳，谁家人生病，需要请假陪护，谁被领导批了，需要安慰，无人会去关注。小小的格子间里，人与人之间，小心翼翼地行走，偶尔碰撞到，便倏地躲开去，似乎，怕被彼此窥去了提职加薪的私密。

我那时是个生手，因为工作的不熟悉，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。没有人伸出手来，给我点滴的帮助。常常下了班，别人都已经走光，我还在为了一个文案，一次次地修改、完善。那时已是深秋，傍晚的风，自窗户里旋转着吹进来，将天蓝色的窗帘吹成一朵蓬起的荷花，只不过，是要凋零且有衰颜色彩的残荷。偶尔，走廊上的风会吹开门，而后将桌上的纸张，哗啦啦地吹落到地上，或者席卷到门外去。

每每此时，总会有一个比我年长的男人，一张张地帮我捡起，而后温和地敲几下门，示意我将之拿回去。这是个笑容温暖、衣着素朴的男人，我一度以为，他是公司里与我一样身处底层的新人，或者，是那些来去自由的保洁员、电脑维修工。因为他温厚友善的举止，总是让我将之与格子间里的同事，自然地区别开

来。所以当他一次次为我捡起文件，或者悄无声息地帮我关掉走廊上的窗户，我都只是微笑着道一声谢谢，并不曾想对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公交站牌边又看到他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正轻松地吹着一首曲子，唇边依然漾着微笑，那微笑似有一抹清香，若有若无地飘散过来，将我轻轻地环住。他显然也是在等公交。正是下班的高峰期，接连开过去两辆车，都因为人满为患，到站未停。许多人都在焦虑抱怨，时不时地抬起手腕，看一下宝贵的时间。而他，则吹着那首节奏明快的曲子，看着路上流来流去的风景。眼睛里，始终不曾有过丝毫的烦乱与厌倦。

我略带好奇地走过去，与他打一声招呼。他看一眼神情倦怠的我，便开玩笑说：“看，你脸上的烦恼刮下来，能捏成一个活灵活现的面人呢。”我终于被他逗乐，问他：“你的眼睛，究竟看到了什么，可以让你一连被几辆公交落下后，依然这样喜悦地歌唱？”

他的眼睛瞬间像点燃了一盏灯，有比刚才更明亮的光彩。他指指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，说：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点滴，都是一个电影的镜头呢。”我不解，他便指着人群，一点点地解释给我：“你看，那个在小车里熟睡的孩子，他的一节小腿，像新生的莲藕一样结实有力，或许此刻，他在梦里，正奋力拔节呢。还有那个一脸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，卸妆后会不会还有这样昂扬的自信呢？而刚才那辆车里一边打电话一边掌方向盘的中年男人，心底定是骄傲自负的，总觉得世界缺少了他，连车轮都转不起来。至于你这个愁眉苦脸的女孩子，如果让你去演电影里被爱情围追堵截、找不到出口的女孩，定是连化妆也不用的。”

我终于被他这最后的一句，逗得前俯后仰。笑完之后我问他：“你究竟在公司里做什么工作？”他眯眼笑着看着我，说：“肯定是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小职位，否则，怎么会被你视作可以忽略不计的空气？”

我是在几天后的公司集体会议上，再次看到他的。彼时他在主席台上，与公司的领导骨干坐在一起，神情里依然带着笑，自信，平和，从容，洁净，又柔



韧无比。他原来是被公司重点培养的中坚力量，而他的幽默、风趣、豁达与宽容，一度让公司的许多女孩子，迷恋不已。

而我，却是因为一味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小悲伤，而忽略了他曾经告诉过我的，那些在生活的表面，亮丽多彩的风景。

我在一年后，终于寻到一份喜欢的工作，离开了那家公司。但我却再也难以将他忘记，就像在此后的行走中，不会再忽略掉任何可以让生活丰富灵动的风景一样。